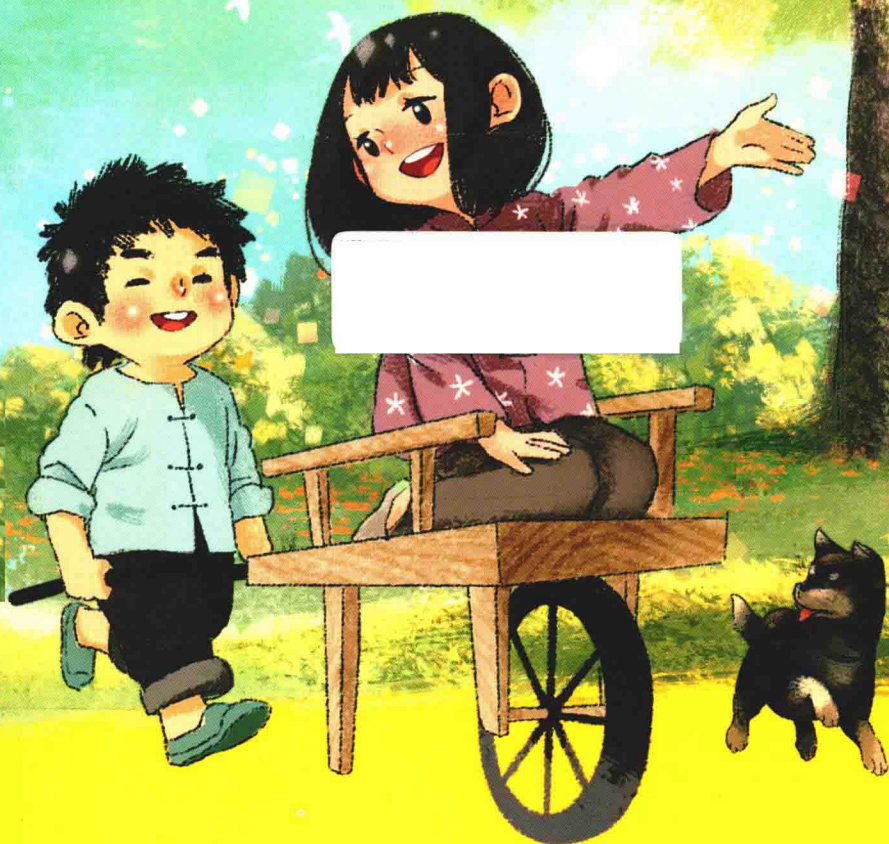


弄泥的
乡间童年系列

小木匠

王勇英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乡间童年系列

小木匠

王勇英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木匠/王勇英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7.5

(“弄泥的乡间童年”系列)

ISBN 978-7-5589-0110-2

I. ①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6583 号



弄泥的乡间童年系列

小木匠

李欣欣 绘图

施喆菁 装帧

责任编辑 朱艳琴 美术编辑 施喆菁

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o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6 字数 83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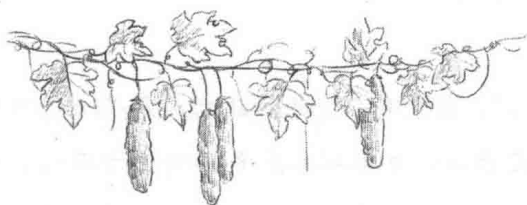
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89-0110-2/I·4117

定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序

任哥舒

翻开王勇英的书稿，就有趣味盎然的气息从文中涌出，读她的作品，感觉是阅读中的一桩快乐。她的作品带来了那片南方土地上一群孩子的好玩的生活。作品中的一个名叫“弄泥”的普通小女孩，现在已经成为小读者们熟悉的、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有趣故事的好伙伴。作者的叙述风趣，很吸引人。乡村有可怕、讨厌的蛇，小说里这样数落蛇的“罪行”：“盘在鸡蛋上抢母鸡的事做”。这样一来，可怕的蛇类似乎就一下变得可爱了。说到村里有丧事而要给乡邻们的生活带来影响，她这样有些孩子气地幽默地说道：“村里有丧事时要悲伤些日子，村子里的人最好也要陪着沉默，反正不能顶着干别的喜事。”不少细节让人一看就要发笑，能感受到一个热心的讲故事的人在书里热情陪伴着读者。

就是因为不能在有丧事时“顶着干别的喜事”，缘于这



么个“不巧”，结果有了这部作品里两家子由偶然的机遇走进同一个屋顶下，多难却又是幸福地生活成一家人的温馨故事。

沉入书的字里行间后，一对纯朴实在却遭际坎坷的父子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们的生活缺乏精彩的光泽，但是他们的故事渐渐吸引了读者。一天，儿子“亚蛇”、父亲“老匠”糊里糊涂地就像一高一矮的两块木板般杵在了一户毫不相识的母女——“三寻”和“冬瓜花”家的院子里了。这里只有这么一对神秘的母女，这里远离热闹的村庄，这里让“老匠”、“亚蛇”父子感觉很尴尬、很突兀、很不自在。不过，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糟糕，因为这里有起先“满脸吃惊之色”，“不太自在地离远一点”之后高兴地露出微笑的慈爱妈妈“三寻”和虽有让人感觉奇怪的病疾而被人嫌弃，却心地善良的女孩“冬瓜花”。这一对孤苦无依的伤心母女，只能住在没有人口的村外，每天望着对面冷冷的山上，思念自己家夭折的亲爱的男孩，“在山上，和他爸爸在一起。我和冬瓜花在山下。我每天都能看看他们”。作为一个妈妈，“三寻”很是悲伤。此时，一对同样被穷苦困扰着的苦命父子出现在了她们面前，相互给予温暖和支撑。

男孩“亚蛇”于是有了一段开心的时光，他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，几个人一起在灯下吃饭，心里暖暖的”。虽然“三寻”不是他的妈妈，“冬瓜花”不是他的姐姐，这里也不

是他的家，可是他从没这么幸福过。

这就是最近儿童文学大树上的可口果实一枚，名叫《小木匠》的一部很值得阅读的作品，此刻正呈现在我们眼前。

这部长篇小说抽丝剥茧般解开一个悄悄生长在冷寂山野的动人故事。作品中的主人公心灵大都如露珠般晶莹剔透，他们表达的诗意盎然的情谊，滋润着读者的心田。作品整体好似一幅清新的水墨画。

作品主要的故事是这样的：一位乡村木匠和他的儿子“亚蛇”过着很不如意的生活，这个感情敏感的男孩“亚蛇”的母亲已逝，他渴望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妈妈。偶尔遇上丈夫病逝的“三寻”，他认定她就是自己寻找着的好妈妈。两个单亲家庭历经磨难建立起共同的新家，幸福等着他们，尽管人生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不幸，但是他们会珍惜的。

书中看着是趣味十足的孩子的语言，却是实实在在的想要找个“妈妈”的急迫想法，很当真的希望。乡亲们关注这两个可怜却坚强的破碎家庭，有关的笑谈如风一般飘过，大人的生活规则和小孩的天真要求像两股道上跑的车。但是书中人物的心愿都很纯朴美好，让人觉得为“亚蛇”找“三寻”当妈妈的玩笑的外壳里面生长着无法拒绝的真诚核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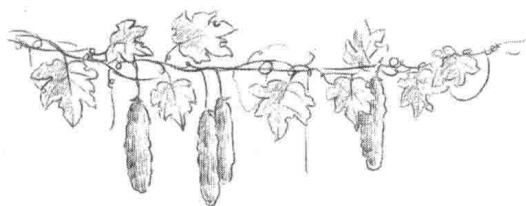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里每个人物都有独特之处：“亚蛇”的天真执着，与众不同的对“妈妈”的渴望；“弄泥”的“野小子”般的

爽直劲，满是调皮劲却干着自己觉得很是正儿八经的事；每个大人也都有自己的无奈。事情的发展令人忍俊不禁：“老匠”的婚事竟受愣小子“亚蛇”左右，父亲从起先不当回事，直到后来不得不开始郑重地考虑此番人生大事。媒人“瓜飞”先是把“弄泥蛇”和“亚蛇”这两个“小人精”当成笑话讲，到了后面却感觉不拿出真本事可就不行了。纯朴的乡村故事在不经意间生长发芽，抽枝开花。

王勇英的由一个乡村假小子“弄泥”贯穿其中的作品，与地处我国儿童文学重镇、当代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结下了美好之缘，列在书架上已成醒目的一组“弄泥”作品系列，有着当代时尚风貌，吸引着来自城市和乡村的小读者和儿童文学爱好者的欣喜目光。在这个系列作品中，乡村的生活十分有趣、生动，也带给城市孩子许许多多的阅读乐趣。轻轻松松的讲述，苦难坎坷的遭遇，人物之间的一切故事、一切发生和演绎都淡淡的，静静的，却意味深长，让人急着想要往下读。没有海阔天空的尽兴幻想之趣，没有奇妙惊喜的故事，没有悬念迭起的情节，没有搞笑、热闹，却携着我们的手，引我们真心诚意地要走向作品的深处去认识主人公，以及和主人公有关的难忘的人和物。

期待有更多的“弄泥”系列作品问世，祝愿作家王勇英不断有新的收获！

（作者为知名作家、前《少年文艺》执行主编）



目 录

与蛇有关的名字 / 001

要一个妈妈 / 011

三寻与冬瓜花 / 031

变卦 / 068

有妈妈也有姐姐 / 085

幸福小院 / 113

早到的南瓜花 / 136

冬瓜花不见了 / 158

与蛇有关的名字



亚蛇在和弄泥成为朋友之前，不喜欢自己的名字。

那个“蛇”字让他感到不舒服，甚至有些害怕，由“蛇”字联想到蛇，蛇又长又软的身子有着邪恶的本事，在田野中蹿起来比人奔跑的速度还快，在水中倏忽穿梭，还能缠着树枝游走，能顺着墙壁上下自如，几乎没有蛇不能去的地方。最让人害怕的是，复眼蛇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根本找不到蛇的眼睛与之对视，它的目光好像就隐藏在某个地方，早已锁定目标。蛇冷

冷的表情，完全就是一个冷血、残酷的杀手。

村里村外都有蛇，特别到了夏天，乡野之间简直就是蛇的天堂。它们可能是冬天睡得太久，醒来后脑子迷糊了，胆子就变得傻大傻大，才任性到想去哪就去哪：在山林里横行，到野地里乱窜……关于蛇的“罪证”，亚蛇收集有很多。比如，蛇在马路上大摇大摇地散步或干脆就在马路上摊开了睡觉；蛇在菜地的瓜架上跟豆角、冬瓜、苦瓜一起吊着；蛇纠缠在树上，伪装成枯树枝或树皮的样子；蛇挑一些长得肥大的南瓜，盘在上面霸占着；蛇还钻到别人的家里去，吊在屋顶或一些挂钩上；蛇还钻进鸡棚，盘在鸡蛋上抢母鸡的事做，等等，总之数不胜数。

亚蛇还有一份担心，害怕自己会因为亚蛇这个名字被别人叫多了，不小心在某个时候变成蛇。

越是害怕就越做可怕的噩梦。亚蛇时不时梦到自己变成一条黑色的蛇，村里人叫这种蛇为乌肉蛇，有毒的，从皮到肉都是黑的。

亚蛇的皮肤就是黑黑的，像蛇皮，正因为这样，他

不喜欢蛇，更不喜欢别人给他的名字中加上一个“蛇”字。

他想，哪怕别人叫他亚小牛、亚公鸡、乌鸦都好。

“我为什么叫亚蛇？”亚蛇问他爸爸老匠。

“叫就叫呗，有什么为什么。”老匠总是这样淡淡地回答，像是应付他。

“我的属相不是蛇，他们凭什么叫我蛇？”亚蛇愤愤不平。

“叫就叫呗，有什么为什么。”老匠还是这一句。

“爸爸，你是老木匠，大家叫你老匠，为什么叫我亚蛇，不叫我小匠或小木匠？”亚蛇还是想不通，那些人为什么会叫他亚蛇。

“叫就叫呗，有什么为什么。”

无论亚蛇问多少个不同的问题，老匠回答的依然还是这一句。

老匠这是以不变应万变。

后来，亚蛇遇到另外一个名字也带蛇字的人，并和她成了朋友，之后他就不再问爸爸这个问题了。那个人

叫弄泥。弄泥她家的人，以及那些喜欢她的人都在她的名字后面加一个蛇字，叫她弄泥蛇。

弄泥也是亚蛇他们村的，只不过，她家很早就从村子里搬到它铺街去了。她爸爸是医生，叫新生。她妈妈叫瓜飞，会种地，会做生意，还会做媒，反正，村里人有什么麻烦事都爱找她帮忙处理。听大人们说，她的嘴巴厉害，说出来的话有道理，没读过书的人都听得懂，也爱听。

弄泥的爸爸给病人看病、打针。村里每个人都生过病，每个人都被他用针扎过屁股，小孩子还被扎过胳膊，打预防针。亚蛇生过病，被扎过好几次屁股，也被打过好几次预防针，不过，亚蛇还是有点期待能打预防针，因为打了预防针有糖丸吃。而说到怕新生，准确地说，是怕他药箱里的针，更小些的时候，亚蛇只要见到新生的药箱就放声大哭，后来稍稍大了一些，就不哭了，学会了躲。老匠说，不用怕，只要不生病，只要不找新生看病，他不会乱拿针扎人屁股的，他药箱里的针也不会像暗器一样乱飞，见人就扎，医生只给病人打

针。亚蛇相信爸爸的话，暗下决心，不要生病，就算生了病也不去找新生看。可是，在他下决心没多久之后，他就发烧了，吃什么吐什么，还拉肚子。老匠看情况不好，要带他去给新生看病。亚蛇抓着门的把手，死活不肯松手，最后还是老匠把他抱到新生的门诊去了。亚蛇奋力挣扎，老匠的力气也算很大，一个人能逮一头猪，可那时就弄不好亚蛇。瓜飞和弄泥的儿四表兄都来帮忙，抓好亚蛇的手，按住亚蛇的脚。

针打完了，亚蛇还哭得停不下来，眼泪鼻涕把脸糊了。

弄泥从药房里探头出来看他，觉得他哭成那样子，好有趣，笑着说：“胆子真小。”

如果是别人这样笑他，说他胆小，亚蛇可能会生气，可是，弄泥说他，他竟然一点也不恼，还老老实实地说：“好疼的。”

“蚂蚁咬你，你哭吗？”弄泥问她。

亚蛇被蚂蚁咬过，没哭。他摇头。

“打针还没蚂蚁咬的疼。”弄泥说。

“不会吧？”亚蛇不太相信。

“你来。”弄泥招招手。

亚蛇就走过去，跟弄泥蹲到门口外的柱子下。那里有蚂蚁。弄泥拿根树枝从草丛中找到一只大蚂蚁，“你让它咬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比打针疼。”

亚蛇愣了。幸好新生警惕，预料到她把亚蛇叫出去，又要淘气了，便喊了一声：“弄泥，你又想做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只是想让蚂蚁咬一下他，让他知道那比打针更疼。让他以后打针不要哭了呗。”弄泥说。

“怎么能故意让蚂蚁咬呢？”新生责备弄泥。

弄泥趁亚蛇不注意，还是把蚂蚁放在他的手背上了。亚蛇只感觉疼了一下，低头看蚂蚁，用手指把它弹到地上去了。弄泥侧着脸看他，期待着他回答。

“咬我了。”亚蛇举手给弄泥看蚂蚁咬过的地方，有一点点红，“比打针疼。”

得出这个结论，亚蛇和弄泥都很高兴。

“可是我为什么害怕打针呢？”亚蛇想不明白。



“你是害怕针，不是害怕打针。”弄泥说着比画了一下，“针那么长呢。蚂蚁的牙齿你看不到。”

“你害怕吗？”亚蛇问她。

“当然了。”弄泥说，“我每次打针都哭。我爸爸敲药水瓶的声音，‘叮’的一声响，我就开始大声哭。有时候，我爸爸刚打开药箱盖，我听到响声，也开始哭了。”

亚蛇没想到弄泥也会哭，这么说来，他们都是一样的，亚蛇开心地笑起来。

新生给亚蛇的手背擦了一点酒精，被大蚂蚁咬过的口子上已经肿起了一只小红包。

亚蛇喜欢弄泥，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俩打针都哭，而是因为弄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。她经常剃着光头，穿她二哥的背心，外地人总以为她是小子。弄泥有好多朋友，到哪里都有好多人跟着她，别说大家喜欢她，就连村子里的狗们都喜欢她，爱围着她转，听她指挥。弄泥不嫌亚蛇的皮肤，她说，只不过像蛇皮，又不是蛇。弄泥跟亚蛇玩，她的朋友们也就不排斥他了。

亚蛇一下子有了很多朋友，天骨、乳渣、三妞、风尾、沙蛭这些人都是弄泥给他带来的。

那个沙蛭，他的名字虽然不是蛇，但也是山里的蚂蟥，小小的，也是软软的，两头尖尖的，却难打开，一个吸血的嘴盘，粘到人和牛的身上就吸。还有沙蛭的皮肤也是黑黑的，粗糙，可是，别人并没有因此讨厌他。亚蛇觉得自己跟沙蛭比起来，大家更喜欢沙蛭，这样一来，亚蛇的心里有些不太爽。不过，现在他却有另一种比方：他觉得沙蛭虽然也是软软的身子，像蛇，却不是蛇，亚蛇觉得自己才是蛇，亚蛇、弄泥蛇，嘿嘿，两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蛇字，多亲近呀，才更像一家人呢，才更应该是好朋友呢。亚蛇就自我感觉好起来，觉得自己和弄泥的友谊比沙蛭和弄泥的要好。

亚蛇不再害怕、厌恶自己带蛇的名字了。

亚蛇喜欢弄泥，也爱悄悄学她，模仿她。他变得开朗多了，只是还不能像她那样快乐，无忧无虑。

弄泥的家境算是比较好的，她可以不愁吃穿，上学从来不欠学费，想买书、买笔等学习用具，她爸爸妈妈